



未發于心習在日卽穿鑿事緣捏書杷軸偽出
百端沒後則專以碑塔相高近聞有摩霄插漢
者唯鹿豕樵蘇日徘徊其間耳誰復過而問焉
縱使秦皇漢武摩秦華以為碑令班馬以為文
紀功載德徒取譏於有識遺笑於後塵亦何輕
重於其間哉第不欲置吾師於此輩是以視此
為不急之務耳故自先師下世之後思所以不
泯先師之道者惟奮力志學以道為懷欲使聲
名洋溢乎中國事業昭揭於寰區欲人被其法

法悟其心若太虛之無涯等此世此身猶片雲
在空卷舒不定存沒無恒但知一塵一毛皆可
以轉法輪入正受不知向何處刊刻碑銘邪卽
如不肖與吾兄俱出先師門下非惟拈香說法
只爾一頰一笑皆可以改觀駭俗以此鼎恩亦
可以報先師萬一也又奚事于碑碣為近為門
徒強起不能善藏其跡蹟累名場此皆適人之
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于是客歲自思昔日以
道自居則報先師以道今旣罹世相亦當以世
禮報之况兼有不捨道法而現凡夫不壞假名
而說實相此塔銘之所以不得不作也故錄先
師行實詣諸友人王太學百谷之門為求塔銘
以此君能通余師資之情耳今將就緒忽吾兄
此意亦至所謂不約能同矣當如命以六方石
為幢上刻塔銘完日當榻之奉寄也伏惟為衆
自愛

華嚴經跋語

嘗聞諸華嚴經者乃瞿曇氏初成佛道為宿世

此云為塔銘
高來有友有
此有潤有合
括之滋之其
分力量十分
那能月以

緣熟上根之流一時頓說性相事理衆生萬惑
菩薩萬行賢聖地位諸佛萬德因該果海初心
即得菩提果徹因原位滿猶同菩薩與達摩直
指人心同名頓教故能盥掌之水尚極生靈一
偈之功能破地獄是以觀和尚云方之他經如
杲日麗天奪衆景之耀須彌橫海落羣峯之高
所以圓顱緇侶橫目編氓雖不知不解而書持
供養亦衆今龍君爲某事書此經一部計八十
一卷幾月而完可謂用心勤且專矣昔大雄氏
初成正覺卽歎曰竒哉我今普見一切衆生具
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譬
如有大經卷量等三千大千世界書寫三千大
千世界事在一微塵內一切塵亦然有明眼人
剖塵出經廣益羣品而龍君可謂剖微塵之經
卷則念念果成盡衆生之願門塵塵行滿矣應
知大千經卷不外吾當人一心而吾人日用不
自覺知則自閉自捨若直下會得又豈待揮毫
展卷然後爲經哉是以般若多羅云入息不居

陰界出息不涉衆緣。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若未能薦取。則以大海量墨。須彌聚筆。書寫此經一偈一句。亦未有盡矣。是知觀此經者。當念念現前。則塵塵爾。字字爾。無非法界。則亦不碍揮毫讀誦。也是爲跋。

華嚴寺脩六時淨業疏

代孫太史作

自余家居謝事。喜從浮屠氏遊。去郭不一由旬。地有寺曰華嚴。據湖山之勝。中有沙門名幻雲。爲吾邑緇衣白眉。善談名理。以其身心無住。因

號曰幻雲。余每過。則信宿其舍。一旦化去。不覺有人琴俱亡之嘆。偶一日。其徒小師遠公暨洞庭源公。謁余。言曰。某等將續先師故業。不能入上乘之室。證如幻法門。欲效匡廬遠公。結蓮花社。故事脩六時念佛。爲西資淨土之會。願祈長者一言。以爲紹介。則事同育願地。等布金陶遠。把臂入林。支許一日千載。復現於今日矣。豈不爲一大因緣耶。余曰。吾嘗讀中祕書。閱無垢稱經。明淨佛國土之行。云若欲淨土。當淨其心心。

淨則佛土淨矣爾等若能不捨道法而現凡夫
不動真際而建立諸法則塵塵淨土刹刹彌陀
豈待神遊寶地心送華池然後爲淨耶又雜華
所明華嚴莊嚴世界海中央第十三層有世界
曰娑婆佛號毘盧遮那十三萬佛刹微塵數世
界圍繞然則隔十萬億佛土猶只尺耳如經所
明我等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着而
不證得爾等若能知一切法卽心自性則成就
慧身不由他悟剖塵出經則廣益羣品何況十
方佛土皆爲空華菩提涅槃皆卽狂勞顛倒華
相假能若是則高低岳瀆共轉法輪鱗甲羽毛
普現色身何待遠求他處然後爲淨耶又昔東
林遠師以晉室衰微與劉遺民雷次宗陸脩靜
等十八大賢緇白一百二十三人僧俗千餘輩
結白蓮社以避亂世今堂堂明盛而欲效之也
源公進席而應曰太史所言者諸佛出世本懷
度生能事也未覩夫機有利鈍時有先後耶請
言其槩譬如日出先照高山後及平地此如來

應跡遺規澤無不利至於教法垂化亦然如傳
所明諸祖則高山也而我等則平地矣况去聖
時遙法當末代人難返本故遠師首唱宗鏡單
提用爲四檢云有禪無淨土十人九錯路遂以
易簡法門名曰念佛以求生淨土亦避亂求淨
息化城而歸寶所之意耳真救世妙藥脫苦良
方拯物導愚莫斯爲最投機之教正在斯時况
吾佛世尊爲韋提希夫人現佛刹於光中令被
自擇極樂世界爲彼說往生之方名曰十六觀
經落日懸鼓用標送想之方大水結冰實表琉
璃之地樓臺寶座水鳥樹林無非心中觀法以
至是心是佛是心作佛而我等念念不離總歸
於妙嚴果海亦何嘗出于自心佛土之外求之
耶經云無所求中吾故求之耳是爲無求之求
亦無淨之淨無生之生耳鷦鷯巢於深林不過
一枝偃鼠飲河期於滿腹昔東林僧俗以千計
大賢十八刻蓮花漏以禮六時今我等定盤中
之香以代蓮花衆不過六時大賢則長者耳望

太史以宰官身說無盡燈則燈燈無盡勸諸同
好咸種淨土良因共結西資勝會則功超浩劫
迹等聚沙余因不忘幻雲方外之交并願二上
人之請是爲筆之如左契以勗同志云

書心經跋

嘗讀慈恩傳至奘三歲行絕漠中水草皆絕人
馬俱罷計無從出不能謀食卧砂磧上俄憶出
塞異僧曾授般若心經云行危道中持此即應
初持觀音名不應後持心經輒應有頃馬起隨
行至清泉細莎俱獲全無不絕倒歎異奘師東
歸輒流人間益生實賴又誦普門品至黑風漂
隋毒念之臨渡江湖之際私心無不仗之後登
彼輒書一卷徃徃如之每履危塗皆得康夷實
大士力也奘師臨危稱名不應者將非欲般若
心經津梁廣布共濟此方歟抑人之緣有彼此
歟在聖在經初無不應不可妄生同異有萌於
懷故我弟子因渡淮應講涉長江泛洪濤視淵
若陵其誰之力歟故並併書之以貽同好茲春

溪邵君勤心爲法有匡護之力遂歸是經以至
於忽然超越能施無畏則法在我而不在經也

與清兄書

弟自甲申先師下世之後欲秉初志絕意人間
但念空無願無作於菩薩法遊戲神通莊嚴佛
土成就衆生心不喜樂故時酣滅酒愛卧空牀
遂於交情友道不生一念自謂隱顯殊塗出處
異轍不復念與吾兄柱礎法門儀刑末代使聖
教缺而復全蒼生罪而還福也近被皮毛之累

不能自晦深潛又不能無心應世如澄潭月影
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窮觸波瀾而自化進退
維谷比者竊謂法無興廢弘之由人意欲樹人
以匡絕紉爾遂門弟僅千中無一二可與故使
彼自成自廢亦自有因緣相待耳弟於楞嚴一
經似有微長亦欲掩關山中成一家言藏之名
山以俟知己用報佛恩但尚未發軔耳又見諸
家章疏皆出自己見非如來本懷管中窺豹不
無一見盲人模象未諳全身正以佛以一音演

說法衆生各各隨所解雖然涅槃各說身因佛
許無非正說志存弘化皆能獲益若上根利智
匪藉文言志在通經文須熟讀枯坐一理之士
以文不深終歸儻侗數沙之輩文若少論理實
未精於經轉遠必須文理俱徹然後削除已見
無事妄生穿鑿只順本經徧圓宛轉左右逢原
隨高隨下自短自長深造自得方頓見經中本
意猶杲日當空明珠在掌始覺注疏支離汗漫
杳莫可究斯第之入楞嚴之蹊徑也邇來海內
同志淪落加以後生晚進舛謬非常不堪接引
方追憶吾兄弟輩雖媿古聖之交情亦千載一
時之勝事不可自暴自棄而不生難遇之思也
適承以首楞嚴懸鏡下示歡喜無量畧窺涯涘
未盡幽探理觀消經明珠一色况此經不同圓
覺之實有三觀可名乃吾佛世尊令阿難于見
色聞聲卽諸事法追窮尋逐自淺而深使彼自
證自會迷悟在於毫微得失差於彷彿所以談
根識者幾百千過尚以心知眼見爲言疑惑銷

除說偈讚謝請入華屋之後猶云進退推求本
無我心將誰立因趣無上果返云如來違越誠
言終成戲論則此經難易可知矣待兄全篇述
作始終示下或弟自面與數返折難落草盤桓
各出已長互相激厲方爲定論亦可破千載之
疑難也不然則有妙思者未必有美才屈於此
者申於彼樂令安仁方能繼美第一二載後能
聳厥志自持過東海合爲連壁亦竒事也吾兄
勿謂東施顰眉重增醜態揶揄我也知我罪我

吾無憾焉大義東歸聊此奉覆餘俟面布不宣

荅東溟居士書

世道交喪之朝近見往往法門稱龍象者不罹
毀辱則遭刑傷僕雖不敢自僭於名德之例而
拳拳以卑自牧故幸不遭於斯事皆從佛祖加
庇前以宥過而今而後但宜潛山林不可興化
市廛也唯逆順自由入軍不被甲兵者方可安
禪晏坐於此時耳前僕以口體之累暫上吳門
非敢詣淨名之室興盡卽返矣貧道以六月十

二日始抵雪浪因今冬衆僧結制此山人多地
窄百事未備方在興脩纔得一簣况衆人不遠
千里投巢貧道一離則人心無措前慧慶主人
持大人書至焦山來召僕恐彼檀越不安心於
彼故暫以權詞以圖成就今既百一俱備僧衆
已臨內有會首主之外得大人護法不煩帝釋
拈草是建梵刹已竟方知有力大人於洪濤欲
海之中能作智楫津梁也但以溽暑程遙有煩
主人空返於世相之中似有不安當知菩提路
上以成堅固筏矣

荅從江趙居士書

自甲午秋白門握手卽知居士於此道殷重但
不能脫然瀟洒到返爲看佛書多知多見轉增
繫縛當面蹉過貧道不敢卽用本色家風權以
建化門頭接居士矣今見來書果墮此壑故經
云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此如寤
者難與寐者言矣居士歸源則十方虛空應念
化爲無上知覺覓虛空了不可得如明時無昧

相惺時非夢相自然之理而居士強生疑難何也七軸蓮經皆讚歎之詞此心所謂教外別傳之旨不立文字者也而居士欲於紙上求之正是執指爲月枉施功矣良工能使人規矩不能使人巧若得巧必自良工希有妙法在於蓮經不能忘詮者不識誠所謂是盲者咎非日月過得手應心之妙所以輪扁以書爲糟粕而居士猶不悟耶正爲多知所障若能將舊日所讀所看者盡情放下向無着無依處體取自然見七軸蓮經句句無非妙法此猶是老僧建化門頭應病與藥之談若本色家風便成負墮待居士他時相見自然臨機遇物將識鎖情關頓却則一光東照萬八千土吹大法螺擊大法鼓不離寸步或如居士先透此關番恠老僧饒舌碧輝同尊使持檀施并書卽日爲脩淨供令卽貧道卽依命作一偈讚助喜使菩提樹重長靈芽光明幢更新日月一衆稱揚十方佛喜而居士福田利益誠不可思議也此間僧衆講事到冬可

完明歲末夏當訪居士桐城浮玉之間不識能
如願否臨風戀戀不悉

焦山詩社題辭

萬曆癸巳之冬吾門二三子與李氏三兄弟學
曼倩三冬已足欠江淹一夢生花不甘雅道偏
師欲奪詞壇赤幟是以入林海國結社焦丘效
支許之新盟結劉雷之舊好窟中獅子直交柱
下游龍池上鳳毛來近翩躚舞鶴青蓮之裔時
接黃梅丹桂之香亦霑白法雖緣於有感亦助
於無爲遂令盛世不媿逸民寧可斯時有慙林
遠風柯月渚竝可傳心摘藻操觚亦堪談道無
論玄辯置太虛樞機投巨壑直待立盡三更月
搜空萬劫心向時名相枉用追尋敵面河山炳
然齊現盛德太業只是化腐爲新檣杪水泡不
可承虛接響若是依他作解塞自悟門自然流
出胷中方可益函天地併當言思淨盡一念相
應瞥爾現前不從人得正謂置之一處四相之
所不遷用志不分三際莫之能易把來便用一

切現成着意搜求番成大錯只得絕思量處好
思量更沒用力時還用力真箇到處不見有時
自來若能心境交參便可物我一體山川草木
助汝發機日月風雲任君吞吐然後衆山皆拱
二水時朝得句則林間變色詩成則江上風生
觸目風帆上下憑闌瀾瀾沉浮晚山如黛淡蛾
眉曙海流光開滿月六花與雪浪齊飛一水共
長虹並駕霜清淮甸月明擁不夜之城霧結朱
方霞起現鮫人之室鐘鳴理窟響發秋林卸却

塵緣直聞天籟自我一腔春色不知兩岸秋聲
凝眸則衆峯如髻挽青羸趺坐則一水連天成
寶地無論甘露那說妙高正是境隨人盛事借
緣興斯名與百代爭光此道共千年常住而我
效嚮老衲豈曰能文故是自種靈苗可談斯法
示門人法語

蜀少年僧林徽有志于道予家兄一見卽許可
爲作外護因送入雪浪山中隨學予因見林徽
二字聲勢近俗卽爲易之以離後取寶藏論品

牧云筆歌墨舞
鈴簇芒園富麗
中有真美之氣

名復與先所稱者便呼之後數月之間因人衆
不及物色之人皆曰誠篤而好學從衆聞楞伽
自心現境界善解其意因曰當離羣聚習俗睡
眠初中後夜常自覺悟脩行方便宴坐山林下
中上脩能見自心妄想流注遂欲絕學雖知法
性本無散亂隨順脩行禪波羅密譬如爲山始
成一簣以七日爲限寤寐恒一妄想不生予卽
告之曰正當坐時其出徼其入離知入離外塵
無所依知出徼內心無所爲內心無所爲諸見

不能移外塵無所依萬有不能羈方知離卽徼
也徼卽離也是謂離徼體靜汝但入不循息出
不住緣內不觀空外不住定自然行住坐卧見
色聞聲根境不偶中間安閒得無所有久久習
熟忽於觸事遇緣處頓然寧帖始知根根塵塵
周遍法界無雜無壞如一室千燈各自受用衆
生本成佛生死涅槃猶如昨夢不疑老和尚舌
頭三世諸佛歷代祖師是真實語乾坤盡是黃
金國萬有全彰淨法身當知斯言亦復剩語離

後如能依教奉行當執之以爲左券如或不然則諸方更增一番話柄老僧誠爲饒舌吾子其慎之哉其慎之哉

棲霞寺定慧堂重建緣起

寺剎自齊梁盛于唐宋迄我朝國初猶自隆重甲於江左因山盤紆回伏踞江帶郭爲都城陵寢護衛之雄而幽深竒險尤在金陵衆峯之冠是以累代盛衰隆替冀在得人至成化間始因有司借稅糧而僧徒苦戶役逃竄遂盡

爲土人豪家所有焚脩之地悉爲荆蕪放牧之場使遊行禪衲無投足之地七十餘年至嘉靖庚戌乃有靈鷲遺囑護法宰官慨山門之廢墜因謀于祠部君舉嵩山善公住持斯寺銳意恢復不避豪強招延耆宿接引後昆不數年而百廢俱舉四方游覽冠蓋相望遂爲江左竒觀矣善公遷補僧錄復舉蒼麓栢公住持斯山也地與緣俱盛時與道同行盡善盡美魏峩碧鮮增輝前代而栢公復功成名遂之後隱居求志退

讓爲先又舉本山淨業堂徹天通公徒玉輪誠
公繼住先是通公於大雄殿天王殿經營料理
靡不盡心勞形功成不居偶以寺缺主而栢公
相其寺中若外可立者數人詣大宗伯而誠公
則外渾內明居然有珠在深淵之意復爲宗伯
公得之於皮毛之外可謂因果影響似不徒然
矣於通公則中若不憚而避之尋歸則喻之曰
旣主斯山也當補予之不足繼前人之未終而
誠公亦確志精堅相其所宜莫先禪誦禪誦之

